

## 由莫奈和梵高看色彩的解放与新使命

王 鲲

自文艺复兴以来,油画一直以表现传统绘画中的故事性和文学性为主,色彩只是作为附庸束缚在形体上。直至印象派发现了光,并根据光的原理调色,开始强调色彩在绘画中的视觉效果,色彩才得以作为绘画因素之一开始寻求解放,同时它在画面上的地位逐渐上升,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接着后印象主义画家逐渐加大了它在绘画中的精神力量,从而使色彩在绘画中的角色扮演有了特殊的意义。

印象,可以理解为游移在外来刺激和感官反应之间的一种感觉,并不是固定物体受作画人的制约而存在的感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象派的绘画艺术不断地向纯粹的绘画性和外界纯粹的可视性集中,但是在实践生活中,我们把握一切色彩决不是作为各种印象,而是永远作为物的性质来知觉的。印象主义要把我们经验里这种表象的、概念的元素从纯视觉的成分里分别开来,即排除物的固有色,使颜色从物体的连接中解放出来。他们做到了,从此绘画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莫奈在童年时就显示出对绘画的特殊爱好,十五岁时已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少年漫画家。莫奈时常在海边眺望大海与多变的天空,他被自然陶冶成放任不羁的青年,所以当他决心当一位真正的画家后,便用画漫画赚的钱来到巴黎并被这座城市所征服。巴黎的许多艺术家常常在房间里讨论各种艺术问题,嘲笑学院派画家,对他们关于艺术主题及其社会意义的理论加以抨击。莫奈对此却似乎完全不关心,他只是对映入自己眼帘的大自然感兴趣,所以,他一心投入到对光与色效果的试验当中。

莫奈并不像同时代的画家那样习惯于在画室里控制静止不动的形象,而是到室外观察由于光线的变化使得色彩不断变化的景物;他用明快的色彩捕捉自然光照耀下田园与城市风光的视觉效果,同时以色彩结合多变的笔法造出不同的画面肌理。

《卢昂大教堂》和《莲池》就典型地体现了莫奈的这一绘画特点。莫奈善于描绘同一对象在不同季节或是在同一天不同时间的情景。卢昂大教堂在莫奈的色彩描绘下,时而壮丽无比,厚厚的硬壳似的颜料

涂层和粗糙的石头建筑相得益彰,时而颜色恬淡、微光闪烁、流动迷离。他在阴沉的天气用一组和谐的灰色弱化石头建筑的色泽;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使用白色和钴蓝提高它的亮度。莫奈最后创作的一些绘于巨幅画布上的睡莲几乎纯粹就是色彩和笔法的抽象表现。《莲池》一画描绘的是盛夏的花园,绿色、蓝色、粉红色、紫色混杂在一起,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清晰的轮廓、线条,垂直的笔法使茂盛的树叶进入了有序的状态,树叶的垂直节奏一直延续到浓重的阴影和水中明亮的倒影中,然而这种统一的、向下挥洒的笔触和横跨画布的水平笔触相互平衡了,后一笔触描绘了漂浮在水面的、渐渐模糊不清的睡莲。画家在水中的倒影和阴影上面涂以富有雕塑感的厚重油彩,同时用强调水面平滑感的手法稳定这些“色带”。这种连续不断的、交叉错落的笔法在画面二维的抽象与三维的视幻觉之间保持了一种生动的张力。或许可以把这团缤纷的色彩当成一幅抽象画,但那一道横跨画面的日式小桥还是将我们拉回到现实世界中。

在莫奈的绘画世界里,色彩与笔触相结合流动在物体上,追寻着光,不受阻碍地喷射它的力量,形成一个织物。莫奈的画是一个飘荡着的、彩色的光幕,这“幕”主要不是由物体的形状而是由颜色构成的。它是流动着的、消逝着的美,在飞动中被捕捉。一个被体验的世界被翻译成一个自由的色彩织品,这一偶然的自然断面通过各种颜色之间细致的组合形成艺术的统一体。色彩不再是附属品,它结合光、结合笔法,表现了一个崭新的绘画世界、绘画方法的独立,是绘画集中于外界的纯粹可视特性的表现结果。应当承认,莫奈的画虽然突出了色彩的地位和色彩的画面主导作用,但它反映的仍然是大自然的表象形式。

莫奈作为印象派画家,最突出的才能便是对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光线的敏感,而色彩在追寻光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形体的束缚,确立了自己的风格。

梵高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天才,他凭借自己的激情,把丑陋甚至可怕的事物变得美好。

梵高出生在荷兰布拉邦特省一个叫松丹特的小村庄,那里风景迷人,有茂密的松林和一丛丛的橡树。父亲是镇上受人尊敬的牧师,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清教徒般的教育。梵高早年做过店员、教师和传教士,直到二十七岁,生活中一连串的挫折才使他决心献身艺术。他笔下的土地在翻腾、树木在挣扎,向日葵则在高唱着生命的赞歌。梵高是在用色彩张扬自然,使其应和自己的感情,解放出来的色彩被他用来进行全新的综合,色彩在他的画笔下有了新的使命。

梵高用纯色线条来表现来自他内心世界的信息,在《星月夜》中,柏树丧失了自然的外貌,旋转的曲线在色彩的带动下与天空的卷云和星月构成统一的动势,表达了画家亢奋的情绪。《自画像》是画家真实的面孔:在一片冷色调的银灰、银绿和蓝色构成的和谐背景下,梵高的头颅犹如一团燃烧的火焰。这是一幅对比强烈的画,背景和人物之间的分界只是凭借画家笔法的不同而定,如果依据颜色几乎无法区分。最强有力的色彩也许只是眼睛下面那一片令人惊讶的绿色,它起到焦点的作用,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梵高目光坚定的双眼上,一条平直的黑线勾勒出他的浓眉,就在这些特征表现出一种坚定的同时,脸部刺目的绿色和须发的红色相互抵触,表现了画家压抑的激情。

梵高在整个大自然里直接看到人类命运和生机的力量如吞噬一切的洪流所表现的面貌,那些通过莫奈解放出来的色彩对他来说立刻成为原始的、狂魔似的势力,色彩与情感的结合是那样令人激动。梵高表现的各种事物都好像是命运的承担者,无论是

一幅肖像、一幅风景还是一片静物画,我们都能看到画家蕴含在画中的激情。色彩被用来表达个人情感,这是它新的使命。

莫奈面对大自然是那样“绘画”地思考着光的明灭闪烁、瞬间的感觉、主观的情调,用色彩来表现就是最佳选择。色彩作为一个独立的绘画因素在不断地向视觉靠拢,它挣脱束缚求得解放是必然的结果。莫奈的作品笔触重叠相加,明明白白地呈现出绘画过程,表现出对绘画对象自然形体的怀疑。莫奈,与以他为代表的印象派把西方绘画引入了一个决裂时代,由文艺复兴打开的窗口让人看到的是三维空间的虚空,绘画所表现的物质性毫不犹豫地凸显出来,可是艺术家主体的精神要求呢?它被冷落了,那种非物质性的召唤越来越明显。

梵高的情感强烈炽热,而且含有大量想象因素,不是用理智、逻辑所能诠释清楚的,当这种激情积淀于心,便成了一种不可穷尽表达的深层情绪。冷暖色彩碰撞所迸发的力量是那样贴切地表达了他的感情,宁静的灰冷色调是那样抚慰他的心灵,色彩无穷的综合形式、巨大的表现力被梵高用来表达内心情感,从而色彩蕴含了新内容,具有了新使命,事实也证明从此色彩在绘画中的独立作用越来越具有意义,色彩成了个人讯息及精神讯息的载体,色彩能够传达艺术家的意念,能够表现艺术家的感觉,能够激起观众的情绪,它们是一种世界观的表现方式。

(作者单位 山东财政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